

■ 逝者追忆

那一夜,刻骨铭心

赵汪苗

我们这批出生在六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学子,绝大多数都是在苦水里泡大的。但我们在进入高中时期又遇上了一个好时代——高考恢复了。无论是老三届还是应届生,都无比珍惜这个能够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。我读书的怀宁县黄龙中学是一所标准的农村中学,生源包括当时黄龙大区所辖的四个公社的学生,恢复高考的头几年我们中学升学率达到40%以上,在怀宁县名列前茅,在全省也小有名气。

1980年前后,黄龙中学有三个毕业班,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,我被分在文科班。按惯例,毕业班的班主任不是语文老师就是数学老师,朱守芬老师教地理,也许学校考虑朱老师责任心强,让他担起班主任这个重任。

我家距学校约三公里多。学校条件极为简陋,无法容纳全体学生的吃住,只好对周边三个大队学生实行走读制。我每天四趟来回,要浪费好几个小时,特别羡慕住校学生。最后半年,学校对周边学生开了个口子,允许我们在学校搭伙,但晚上还是要回家住宿。晚自习10点多结束,学校到家隔了一个大山冲,我一个人绝不敢单独行走。我妈每天晚上到黄龙街上等着,晚自习结束后我再和我妈汇合。

1980年早春时,接连下了几天雨,奇冷,我心疼母亲,头天就对母亲说,明天你不要去接我了,我和邻村的一个理科班同学一起回去,我先到他家,再让他父亲把我送回家。由于事先没有沟通好,这位同学晚自习上了一半提前离校了。晚上10点准时下课,我徘徊在教室的屋檐下,心想着只能在教室里熬一夜了。就在我焦急万分的时候,朱老师来了。他有个习惯:每天回他自己的宿舍之前都要到教室和学生宿舍巡视一遍,待学生全部安定了,他才安心地回去休息。他一见我,立马问是怎么回事,我吞吞吐吐,最后才说我想在教室里住一晚。他立马说,你想冻死呀?天这么冷!跟我走,今晚我俩一起挤一挤。我也就乖乖地跟着朱老师来到了他的宿舍。朱老师打了一盆水,让我洗洗脚。我们农村孩子一双袜子要穿好几天,袜子一脱就有味道,我在洗脚的时候见朱老师皱了皱眉,不好意思笑了笑,他也哼了一声,说是有点味道。他让我睡里边他睡外面,我诚惶诚恐地脱衣钻进被窝,直挺挺地一动不动。这时候老师的一个举动更加剧了我内心的不平静:他把他的棉袄垫成方形,放在我的脚与他的枕头之间,因为我的个头较高,这样就可以把我的脚盖严实,同时也可以减轻散发的异味。我百感交集,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,任凭泪水打湿枕巾……那晚,睡梦中的我感觉自己真的好幸福!

2018年五一节,黄龙中学78届初中同学在安庆办了个同学会,邀请了刘道荣、李金才、王宜等老师参会。与会的同学们轮流发言,我除了对老师对黄中的一番赞美、感激之外,还想把当年那个晚上的情形分享给大家,可我还没开口,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,我怕自己控制不住情绪,只好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,我放下话筒的时候,眼角还是挂满了泪珠。

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。但我对朱老师做的太少太少了。1990年代初,朱老师来安庆找过我,由于交通及通信不便,扑了个空,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来过安庆。1990代中期电话开始普及,同学们一致认为要给朱老师家装上,黄玉发同学牵头收集安庆同学给老师安装电话的费用,我也只是按平均数凑了个份子钱。有一年教师节前夕,我与几位同学相约去看望朱老师,那时候他已完全没有听力,人也瘦得走形了,几乎完全不能发声。原准备请他去镇上吃顿饭,师母说不行了,不能动了。我们个个含泪失望而归,这是我最后一次与恩师相见,连向他倾诉的机会都没有得到。我最遗憾的就是在我有条件的时候没有接他来安庆住上几日,侍奉他老人家,以示我的拳拳之心。

如今阴阳两隔,说这些再也无益了,我只能说一声:对不起,敬爱的朱老师!



■ 乡间小吃

蒿子粑

严肃

农历三月初三吃蒿子粑,是桐城、怀宁一带特有的风俗。三月三,蒿子粑。一是为了纪念亡灵,二是为了怯邪健身。因为蒿子具有清透虚热、凉血除蒸、解暑、截疟的功效。

常用的蒿子分为白蒿(也叫粉蒿)和柴蒿。顾名思义,白蒿的杆子是青白色的,柴蒿杆子是紫红色的。叶面呈绿色,叶底微白带绒毛,味道都差不多,只是柴蒿味道要重一些。这种蒿子,农历二月初才冒出地面,只在三月初三前后几天能食用。清明节后一周,就老了。

孩提时代,每年三月初三前几天,母亲就带着我们去地里挖蒿子。蒿子洗净后,得到水塘边揉搓冲洗,除去苦涩味道,这是蒿子粑的核心材料。粑的主材是米和腊肉。糯米七成,梗米三成,提前一天用冷水泡开。年前腌制的腊肉,吸足了阳光和空气,散发出特有的香气。七成瘦肉,三成肥肉,也得先用水浸泡,再切成很小很小的丁,再下锅炒熟。

生产队的稻床上有一只石臼,以前是舂米用的,自从有了碾米机后,平时似乎用处不大。但三月初三前夕得排队,家家户户都来舂蒿子粑了。把泡开的米、揉洗过的蒿子、炒熟的腊肉丁放进石臼窝里,剩下的就是体力活加技巧了。姐姐用力一下一下地踩



着几十斤重的石碓,母亲用手一遍一遍地在石臼窝里翻动着米蒿。石碓舂一下,手就得在石臼里揉一次,配合得不好就舂着手了,所以没有我的事,我只得在旁边地馋馋地看着。不一会儿,米、腊肉和蒿子就成了粉状的团子,蒿子、腊肉完全溶进了米粉之中,浓浓的蒿子香味夹杂着腊肉的香味四处飘逸开来。

舂好的粉团,做成圆圆的粑,粘在锅的四周,锅中倒入一碗水就行,再压实锅盖。水开后小火二十分钟,蒿子粑就熟了。锅盖一打开,白色的水蒸汽带出浓浓的蒿子粑香味扑面而来。蒿子青青的颜色,已渗入米粑之中。蒿子粑贴在锅上的那一面,已经结了层脆脆的、浅黄色的壳子。粑的另一面,还留着母亲的手印。滚烫的蒿子粑在手中不停地颠翻着,我们一边还用嘴迫不及待地吹着气,满屋欢声笑语,仿佛回到过年的感觉。

■ 江湖脸谱

电 话

叶明山

晚上去医院陪岳母,隔壁病床上盘腿坐着一位约摸五十岁上下的大哥,脸小且黑,眼睛睁开和不睁开一个样,上嘴唇一圈油腻腻的渍,估计刚喝完汤,忘了擦,或者根本没有擦的习惯。他盯着电话,见我忽然进来,拿眼角瞟了我一眼,挠挠蓬乱的头发,侧了侧身子,继续打语音电话。

你晚上吃的啥?馍馍还是糊糊?

糊糊。
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晚上少吃糊糊。

切,住了几天院,把自己当医生了!叫你老婆少吃糊糊,她那个大胖子,吃多了有你受的,嘻嘻……

女人显然不知道他用的免提,或者不知道他身边还有一屋子人,小黑脸倒不惊慌,沉醉在通话中。

嘿嘿,关心你也不好啊?好心让你当成了猪肝。

女人朗朗的笑声和小黑脸吃吃的笑声在夜空中相遇。

好着好着,我给我老公做饭去了,不和你扯经了。

你老公不是不噶(家)来呀?

工地有顺便车,哪晓得那个神经怎么回事啊,要噶来。

快活迈。

小黑脸坏坏地笑。

快活你个头……

小黑脸嘴角挂着笑,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,美滋滋地收了电话,眼睛盯着天花板,还沉浸在电波的余震中。

稍顷,小黑脸又拿出手机。

可吃了?小黑脸面无表情地说。

吃了,么会噶来?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低沉的声音。

快了,医生说再住天把就照着。

再噶来(回家)莫又耍喝酒啊!小命不要了啊,回头害得我要服侍你,你还有老娘哦,孙子都上幼儿园了还耍哄哄的……

好着好着,挂了啊!

小黑脸急急地挂了电话,脸比刚才更黑了些……